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 
第七十三回 奉正朔偽主班師 募金仙珠娘學道

西域有一摩訶道人，莫知其年歲，在山中修行時，曾用個紅銅罐子烹煉白石，稀則如糜，稠則如飯，腹餒輒食。迨道國高，神通益大，又將此罐煉九轉還丹，含精蓄氣，遂能通靈變化，可以如意運用，要小就小，要大就大。大起來江湖之水也可盛得，小起來即芥子亦不能納。其精氣有時蒸蒸而出，禽獸觸之，羽毛焦脫。若遭著石頭，一氣吸入，頃刻化為灰塵。凡是有在地之石，便吸不動，若是無根的石，不論大小，憑有多小，吸個罄盡。至於他物，必須投入，則成枯爛，不能自吸也。然而此僧所修，非玄非釋，究竟是異道，元處立腳，仍落於魔，此罐亦遂入於魔宮。曼陀尼見呂軍師奏章，有道士能飛石打人，破他亦是容易。但石必隨地，有礙行軍之路，所以向剎魔王借用此罐的。你想尹天峰的飛石，是驅遣在空中，還比不得地下無根之石，豈不吸得乾淨？從來物理有不能解者，如磁石一頑物也，可以吸鐵，其中豈無相引之氣機焉？而況乎修煉成的東西，具有靈炁蘊藏於全體者乎？可置勿論已。

只說連黛走數十里，石灰飛盡，方勒住了馬，去了臉上的羅帕，招呼將士席地坐定，商議長策。個個垂頭喪氣，莫展一籌。尹天峰道：「今只有娘娘金蠶術未用，且作個孤注，再與他見陣，難道他都有巧法兒破我麼？」連黛道：「行不得，蜈蚣尚為雞啄，有個不會啄，有個不會啄金蠶的理？」連珠娘道：「法雖被他破了，還算不得損兵折將，著人與他講和，也還不著。」連黛搖頭道：「使不得，這比城下之盟，更覺醜看。」石龍道：「不要輸銳氣與他，我們速返舊營，放著多少強兵狡猛將，乘夜劫他一寨，殺贏了就好計較。」連黛道：「這話是。」遂驅捕前進。

才入得營，忽報：「國主有詔書到來，請娘娘遠接。」連黛沒好氣，大叫報兵：「他是何人，我是誰，敢說個遠接？」喝令左右搥打一百。石龍、尹天峰等，早將偽主良書接入營內，連黛啟視云：

大漢皇帝達書於皇后曰：朕近得一仙女，能知未來之事，言濟南帝師，是月殿嫦娥降世，道法通天，群仙為輔。於燕有仇，與我無怨。彼只尊崇建文，我亦奉了年號，自然休兵罷戰，永相和好。我國自為國，帝自為帝，何損分毫也哉！因此冊立仙女為小后。一大一小，神仙難及。皇后可速班師，同享極樂之境。天生富貴於予，燕王其如朕何？其間講和細微委曲，統俟皇后裁定。

連黛看完了，一時醋氣攻心，面皮紫漲。隨問齋書的常通：「爾可曉得宮中事麼？」常通跪應道：「皇帝又立了小文後，也有神通法術。」又問：「是處得來的？」又應道：「皇帝打圍時，在山中所得。」連黛失聲道：「不好，這是狐狸精了。」

常通又說：「是母女兩個。」連黛大惱道：「一個也難，何況兩個？」恨不得一翅飛回國去，又不好露出本相，假意說道：「我這裡怎肯怯氣。若與講和，不便差人。要講，你自講去，看他如何話說，然後奏我定奪。」常通道：「皇帝原擄臣去。」當日晚了，在宮安歇。

連黛暗傳號令，令小王洪三更行法劫寨，石龍、尹天峰皆統兵相助。小王洪因未曾用他的法，正在技癢，得令大喜。剛到半夜，捻廖念咒，將碗池內墨汁，望空潑去，騰騰然漫天遍地，都是烏雲黑霧。又取出草人紙馬，向著四面亂灑，盡變了神兵鬼將，乘雲踏霧向前去了。隨與石龍、尹天峰，統領道士和尚，及部下巫兵，共有三千，逕奔王師營寨。曼、鮑二仙師正打坐在高台上，覺有妖氣侵入，法眼一看，見各營周圍，重重都是黑霧，霧內隱隱躍躍，盡是青面獠牙，蓬頭赤髮的兵癩，也有兩個角、三個眼的，不計其數。曼尼笑道：「這樣演的戲法，也使將來。」就在離位呼口氣，四面噴去，化作烈焰滔天，火龍火馬，電掣雷飛，不消剎那之頃，燒得個精打光。石龍道：「不好。」尹天峰說：「且殺進去。」曼尼仙耳聽見，笑謂鮑師道：「若不打殺他千把，怎得歇手。」就把梅花鹿角擲去，盤旋半天，散作千萬根，當頭劈腦亂打下來。軍士叫得苦，沒命的奔跑，但見：

鹿怪煉成犄角，八九丫叉；仙師弄起神通，百千釘齒。築葫蘆，光頭綻開一眼，腦漿噴注；劈匾嘴，泥丸碎卻半個，丹藥消亡。霓衣作朱衣，血流漂筍；白足翻成黑足，骨碎塗泥。縱有母陀羅臂，誰援邪僧；饒他太乙青藜，難扶妖道。

這些和尚道士，都會畫符誦咒的，如咒也不靈，符也不驗，打得折腳斷臂，碎頭裂腦，只叫得：「阿彌陀佛，太乙救苦天尊。死也嘎。」其餘兵卒越發不消說得。石龍、尹天峰等，搶先馳入營內，方得了性命。計點部下，三停之內，死傷者到有二停。連黛尚未睡覺，專聽的好消息，知道了這個光景，方才死心塌地，信他丈夫的書是不錯的。

到了辰刻，常通赴中軍稟明，前去講和。小座報知軍師，軍師一想：昨夜劫寨，今早求和，斷是郎陽差來的。隨喚姚襄、沈珂密授數語，令到前營，先以軍威折之。二人領命，即傳諸將士排列兩行，放炮三聲，大開營門，傳呼偽使人見。常通從容而進，見劍戟森嚴，旌旗燦爛，兩班軍士吶呼一聲，喝令跪見，若震埋出於平地。常通毛髮悚然，不由不屈折，只得膝行至前。姚襄叱道：「你這班妖寇，不啻蠅蟻。我帝師至仁如天，視同赤子，待皇帝復位，便行招撫，所以姑軒不問。乃敢貪受逆賄，興兵作亂，何難立時殲來，以正國典？我軍師推廣帝師弘慈，但破爾法，不傷爾命。前日生擒妖婦，尚且放還，許其自悔。不意心同豺虎，返藉妖術，屢肆鳴張，昨夜還來劫寨。勢不能以德化，方行殺戮。今已勢窮力竟，更有何說？即應梟首。」常通汗流浹背，連連叩首道：「微臣奉國主之命，來求和好，昨晚才到，宿在後營，並不知有劫寨之事。」沈珂大喝：「爾偽主是草莽強賊，敢與王師說出求和二字，就該割舌。」

常通，連忙改口說道：「是求降。」沈珂又喝：「爾賊今日求降，昨夜劫寨，明係通同造謀，以圖僥倖，回去邀協。此等黠賊肺腑，敢有我面前遮飾麼？」常通又叩稟道：「昨見國母，原有不允之意或者是部下聳動，就幹出這樣該釘的事來。微臣若有見聞，何敢又自來取死？姚襄作色道：「這個是他實話，姑恕他不知，且稟軍師定奪。」常通方知二人不是軍師。

姚襄等去了一會，有員少年大將出來，面如烏漆，目若金鈴，大喝：「賊使進見。」常通戰戰兢兢，鞠躬趨步，走向中營，俯伏跪下。軍師問：「來人授何偽職？」應道：「禮部尚書。」

軍師笑道：「有做賊的宗伯麼？但罪不在爾，姑以禮待。」命左右看坐。此時常通心內正突突的跳，兩腿還是攔的，聞得命坐，喜出意外。隨又稟揖，側坐於下。抬頭看呂軍師，綸巾鶴氅，隆準修髯，雙眸如電，精彩逼人。常通打恭至地稟道：「微臣係國主所差，願奉建文皇帝年號，傾心歸附，求軍師海涵已往，許令逢新。」軍師論道：「郎陽逼寇，盤踞百年，非不行天計，奈有大逆甚於爾輩者，當先聲罪。今既悔司來降，務須稱臣納貢，聽調聽宣，毋得有違。爾主母妖巷擊，更為倔強。當豎通這明白，束齋降書到此。」常通連聲答應，向上叩謝而出。

回到連黛處，不好說出姚襄二人的話，只把呂軍師的言語，備細述了。連黛道：「我們是皇帝，怎肯稱臣，受他調遣？他不送我禮物，到要我來送他？不成，不成。」

常通道：「建文皇帝是四海一統之王，奉了他年號，不過在表章上寫個臣字，我們本國原稱皇帝，就像海外諸國進表一個樣子。至於納貢，只須土儀，自然也有金幣酬我，算個交接禮文，不折本的。就是用捕時候，要調遣我們將士，少不得像燕王，也要饋些金珠。」這是常通恐怕講好不成，弄得國破家亡，把這些話來哄人的。連黛聽他說得甚好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快去說妥了罷。」常通疾忙馳赴呂軍師營門，稟說：「主母無不欽遵，即日班師，來奉降表。」軍師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尚有幾位女仙師有此，應速遣員尊貴女將，志誠晉謁，將此情由稟達，若敢延慢，定然不許怕請。」常通又亟回本營，啟復連黛。連黛笑道：「他們說要尊貴的女將，恐婦女不中用，反要誤事。兒蒙皇后深恩，從無報效，今願充此一使，誓不辱命。」連黛大喜道：「只是難為我兒。選幾個伶俐的婦人隨去。」連珠道：「也不必，匹馬走的，才見得有膽量。」便問常通：「已經言定班師進貢日期否？我到仙洞跟前，也要講來畫一才是。」常通應道：「班師日期，要請皇后裁定。」連黛道：「明日就班師。」

常通應道：「這進貢日期，竟約定來月何如？」連黛道：「還有一說。前日拿去的功虎，也須還我們。」常通呆了一呆，說：「若已死了怎處？微臣且去說看。」於是策馬先行，連珠娘隨後緩轡而進。

將近營門，范飛娘便來相請。珠娘見上面坐著三位仙師，倒身下拜，痛哭不起。鮑師道：「我已知你的心事，不用悲傷，起來坐著好講。」曼師道：「你如今得脫火坑，怎的反哭起來？」

飛娘就去相扶，攜手同坐於下。鮑師慧眼一看，連珠是仙道中來的，隨說：「我寫個啟來辭他，即著來使帶去便是。」飛娘隨給與筆札，珠娘立時起草。曼師道：「而今有個柳煙兒，已在他宮中。那浪婆娘若欺侮了他，我便放出三昧火火，燒他個人種不留，連這幾重青山，總化灰燼，也要使他知道利害。」連珠心上，方明白這個小皇后的來由。即答應了，寫完，呈上三仙師看云：

珠兒頓首頓首，啟上大武皇后陛下：卯本盧遺女，覆巢之下自無完卵，今茲全璧而歸，雖云天幸，亦皇后之力也。只緣素性如冰，每厭榮華，即欲出世，苦無機會。不謂遂允所請，使得皈依大道，雖曰人謀，亦不可謂非皇后之命也。從此先人大節，皎如日月，不為弱息所玷矣。今陛下宮中新冊小后柳煙者，出自帝師遺發，與皇后為姊妹之好。今兒又歸帝師座下，亦有師弟之緣。似與古人交質無異，亦所以翁報皇后耳。書不盡言，伏惟睿鑒。

曼師笑道：「太文了，這浪婆娘如何解說得出。」正在緘封，常通已復定軍師，並苗牙也來了，即令軍士交會與他，說明皈依帝師，不復歸去的話。珠娘又向西南，涕泣四拜。曼師笑道：「你還拜這浪婆娘怎的？」答道：「弟子拜的是伯父。只為著我兄妹二人，所以屈身於他。就是今日得見仙師，雖出自家主見，也是伯父成全的。」常通得了書函，管他事，竟同苗虎回營到連黛面前投下。連黛拆開看了沉吟一會道：「珠兒不嫁漢子，在我國也無用，去便罷了，只是安放個妖精在我宮中，不要是個禍根才好。」一時歸心如箭，遂下令連夜班師。然後稱臣納貢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三位仙師，同著范飛娘、連珠娘，來辭軍師，去復帝師之命。軍師再三致謝，微問道：「前日多少法寶，總是帝師宮中的麼？」曼尼道：「帝師空拳赤腳，從月殿奔將下來那裡得有半件？都是求借的東西。所以不告而去了。」軍師道：「此物歸故主之常理。」鮑師道：「得魚忘筌，得兔忘蹄。我們還要他怎麼？」軍師點首歎服。曼師道：「雞兒鼠兒什得怎麼。獨是那鐵杵磨成的小針，已是送過帝師，也竟走了。我還要到驪山，問這老乞婆藏匿法寶的罪名哩。」鮑師道：「蕭何律上，卻不曾著有這條。」眾仙師皆大笑出營。正月掛林梢，清陰江地。

軍師與諸將皆拱立候送。卻見曼師脫下袈裟，披在連珠娘身上，喝聲：「起。」一道清風，大家凌空而去。好在妖寇已經輸服後，荊門只在指揮間。下回若何，且看演來。